

短篇小说集

狼酒

蒋子龙 等著



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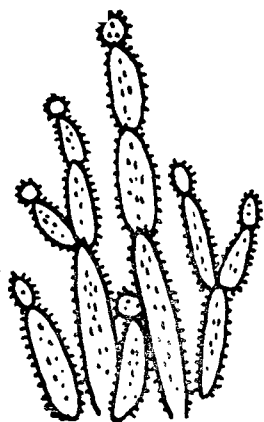
安徽人民出版社

蒋子龙等著

徐文玉 编
秦品端

狼 酒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子芳

封面设计：宋子龙

狼 酒

蒋子龙 等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875 字数：237,000 印数：10,000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917 定价：0.75元

前 言

这个集子的作品，是从一九八〇年全国短篇小说创作丰收硕果中挑选出的一小部分。虽然称不上全是艺术精品，但却都是作者的动情之作，是对生活深刻思考之后的心智果实。作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情节生动，人物刻画细腻，特别是对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比较充分，也比较深刻，不少篇章可列入优秀短篇小说之林。这些作品对生活中的新人及其美行美德的讴歌，是热烈而动情的；对丑恶势力的揭露、鞭挞，对落后事物的批评是尖锐而严肃的。古人说：“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歌颂也罢，揭露也罢，篇篇都流贯着作者的真情实意。因此得美而不失其真，生动而不假造作，相当真实地反映了丰富的社会生活，描绘了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关系的情状，表现了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发展趋势，不仅能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生活，了解怎样去改革生活和创造新的生活，而且给我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人所共知，长期的左倾思潮干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搅翻了我们整个社会秩序。党内风气，社会风气，人们的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都起了破坏性的变化。衙门作风，特殊化，关系学，青年中的无政府主义，“三信”（信仰、信念、信任）危机，使人望之生气，思之沮丧，

给人们思想上打了一个大问号：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我们的国家能建设四个现代化吗？这个集子从不同侧面，通过真实生动的，富有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给我们作了肯定的回答。

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老干部昔日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已经消退，成了僵化、特殊化的官僚，四化建设的阻力。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毋庸讳言，老干部确有丧失党性，玩物丧志的，但这毕竟是少数，而且是为党纪所不容的。实事求是地说，多数老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们在四化建设中仍然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是生活真实，一个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者，是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任意歪曲和抹杀的。蒋子龙的《狼酒》、汤吉夫的《老涩外传》、张林的《你是共产党员吗？》、迟松年的《普通老百姓》等作品，就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生活，令人信服地给我们描绘了一群坚持党性原则，不搞特殊，忠于职守，不徇私情，廉洁克己，情操高尚，心灵净美的老干部形象。《狼酒》写一个工业部的副部长，一向坚持按党的原则办事，不搞特殊，不收礼物，不赴酒宴，不搞关系学，表现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的清廉本色。《老涩外传》中的县商业局长单国瑞，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生活上，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在工作上，不徇私情，原则性强。被人奚落为“老涩”。而这些清廉、公正、寡欲，恰恰表现了一个老干部的美德。“你是共产党员吗？”这是北方铁路局局长刘大山用来责问党风不正，党性不纯的党员干部的口头禅。这句普通然而响亮的话语，犹如警钟常鸣，它时时告诫一些党员，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普通老百姓》中的老专员吴枫，退休前和普通老百姓一样上医院排队挂号看病，

退休时决定搬到当年蹲过点的大青山牧场去当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这种“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精神，多么令人尊敬啊！这些老干部形象，各有个性，亲切感人。他们不是作者们向壁杜撰的理想化身，而是我们习然相识的，永葆革命青春的真实而动人的艺术形象；是人民所信赖的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跃然在这个集子里的，还有一批志向高远，胸怀坦荡，有胆有识的青年形象。他们是我们事业的后继者，是四化建设的中坚和希望。《生活从这里开始》中的待业知青王华，是个识大局，体察政府困难的好青年。为了帮助政府解决就业门径，他冲破重重阻力，因陋就简，自发创办木器加工厂，博得了知青及其家长和群众的赞许。《南湖月》写一个“街办的”制药厂的青年技术员柯亭的故事。他是一个事业心强，自学成材的技术员，他的事业心和自学精神，是我们今天广大的社会青年必须具有的。《朱赛男》中的县农机站站长朱赛男，她立志于农业机械化，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教育了思想保守，习惯于老牛拉犁的传统耕作法的公公，热情地赞美了农业第一线的优秀女青年。这些优秀青年，他们有事业上的追求，也有健康而富有情趣的爱情生活，行为和心灵都是健美的，他们不正是我们事业的希望所在吗？

在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中，何士光的《乡场上》，马烽的《结婚现场会》，陈忠实的《苦恼》，高缨的《悔》等，都是很发人深省的。《结婚现场会》以欢快而又沉重的笔触，揭示了农村买卖婚姻的经济原因。同时，一个县委书记能亲自参加农村普通青年的新式婚礼，体察农民生活，和老农进餐谈心，表现了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苦恼》中的公社书记黄建国，在中央发出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

“瞎指挥”的批示以后，他那犯了错误而痛苦的心情，以及经过事实的教育最后毅然改正错误的行动和决心，被写得栩栩如生。人物思想性格合乎生活发展逻辑，可亲可信。《悔》中的“冒尖户”魏立成，由于怕政策有变，不敢如实报告实际收入数字，结果在全县“冒尖户”大会上，失去了一辆自行车的奖励。党的政策的兑现，使他追悔莫及。老农形象血肉丰满，很有立体感。这个故事反映了农村落实新的经济政策之后，农民生活开始富裕起来的可喜形势和一部分农民对党的政策怀疑观望的心理，应该说是写得相当真实而深刻的。《乡场上》的冯么爸，在今天新生活的激励下，一扫昔日畏惧乡村恶势力、奴颜卑膝的精神状态，挺起腰板，在乡场的大众面前，为一个乡村小学教师受辱作证，说了真话，大杀了恶势力的威风。最使人难忘的是作者对冯么爸这个人物的思想变化和精神突发的细腻描写，那复杂矛盾的内心，那进退维谷的神态，那毅然决然的行动，以及那突发慷慨的言辞，给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这组农村题材的作品，象一束报春花，使我们看到了今日农村的大好春光。

贾平凹的《在姚村》等作品也很有特色。作品通过对作家到农村体验生活和创作的描述，讴歌了老大娘的人性美，表现了作家和人民的鱼水关系。题材新颖，使人为之耳目一新。

最后，还应提及的是《天山深处的“大兵”》和《最后的一个军礼》，这是两篇描写军队生活的作品。《天山深处的“大兵”》中的郑志桐，是个下放知青出身的青年军官——边防建设部队的一个副营长。他曾经迷惘过，也有过甜美的爱情追求，部队生活的大熔炉炼红了他的身心，使他成为一个有志向的，有战斗精神的，矢志把青春献给边防建设

事业的年轻有为的军官。《最后的一个军礼》中的指导员魏成，是一个持重老练，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的政工人员，虽然组织上决定他退伍，但他仍然忠于职守，坚持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应尽责任；在退伍战士的行列中，他协助遣送退伍兵的傅参谋做后进战士的思想工作，不但显示了他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才能，而且表现了革命军人的高尚情操和旷达的精神境界。两篇作品从两个不同侧面反映了今天的人民军队的精神面貌。热情地讴歌了人民子弟兵忠于祖国和人民的革命精神。

总之，这个集子的每篇作品其艺术性都是不错的。歌颂不浅薄、庸俗，无做作之感；暴露不故作危言，不使人神丧气馁。可以说，是一组美行美德和革命精神的颂歌，也是一把把剖析丑行恶习的利刃；它不仅能激扬人的精神，使人们看到祖国的前途和希望，而且也能使人们看到社会的溃疡，引起疗救的注意。

被林彪、“四人帮”搞坏了的社会风气，造成青年一代的“三信”危机，在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的强劲东风吹拂下，正向健康的、美的、革命的方向转变。一切都在好起来！这就是本书所要告诉读者的结论。

编 者

1981.3.23

于合肥安徽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	-------

狼 酒	蒋子龙(1)
老歪外传	汤吉夫(15)
你是共产党员吗?	张 林(31)
普通老百姓	迟松年(49)
灰色的墙院里	王兴国(72)
标准	秦圣非(78)
南湖月	刘富道(92)
半落青天外	于炳坤(112)
厂长难当吗?	关 鸿(130)
特别旅伴	史 萍(150)
生活从这里开始	张蒂远(157)
属千斤顶的角色	严歌平(185)
乡场上	何士光(199)
结婚现场会	马 烽(210)
朱赛男	姚大中(224)
悔	高 缨(232)
在姚村	贾平凹(255)
花记豆腐店小传	吴庆初(266)
苦恼	陈忠实(280)
天山深处的“大兵”	李斌奎(300)
最后一个军礼	方南江、李 荃(325)

狼 酒

蒋子龙

在南去列车的一间软卧室里，有三个神色古怪的乘客：副部长应丰，从打北京一上车就没说过一句话，准确地说他那铁闸般线条坚硬的嘴唇，根本就没有启动过。他不抽烟，甚至也没有喝水，两片嘴唇就象粘在了一块。周秘书和徐局长想跟他搭讪，他只用鼻子哼过几声，嘴唇还是没有动。文件和书刊倒是带了不少，在小桌上摊开了几本，翻了翻，也没有心思看下去。硕大的头颅往卧铺的墙板上一靠，他索性眯起眼睛想自己的事。他虽然已年近六十岁，眉毛头发还漆油黑，特别是那双眉毛，过分的密，过分的粗，一直扩散到上眼皮和额头上，很象河蟹的两个弯曲的大夹子，好斗地张开了钳子口。徐局长，四十多岁，生性风趣而喜欢热闹，他憋得难受，不时和秘书老周交换下目光。他后悔不迭，昨天真不该毛遂自荐答应跟着这位应大人出差，难怪别的司局长们都那么害怕跟他出来，这可真是活受罪！只有秘书老周，象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不动声色地在啃一本技术杂志。部长们出差，一般情况是不带秘书的，把秘书留在机关里看家，处理和应付一些紧急文件及书信。周秘书这一次跟应丰下来，却是出于对副部长的情绪不放心。

前几天，应丰叫秘书通知科技局和计划局的两个局长，准备跟他到G省去解决几个大工厂的问题。可是一个局长推说正要和外国资本家谈判一项技术协定，一个局长推说正在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全都走不开。老周心里当然明白，这两个人不是下不去，而是不想下去。部里马上要分房子，这是盼了好几年的事啦，局长、处长们都有自己的打算，有的还想多搞一点。正在这时候下去，要是没有自己的份了怎么办？更主要的是跟着应丰出差，比在家里还累，又苦又不自在，谁愿意去找罪受！这叫周秘书做了难，他不能将实情告诉应丰，副部长的脾性太大，万一发作起来，下一道不去不行的命令，搞得大家都很不愉快，上下级关系会更紧张。老周敬佩应丰，赞成他的为人。可又明明知道他这一套现在很不得人。老周也埋怨那两个局长，总还应该懂得上下级关系，部长叫局长跟着到下面去检查工作，竟这样推三阻四，有令不行，还怎么干工作？这些大局长们也真做得出来！没办法，周秘书只好去找部里有名的能耐人——调度局局长徐炳坤想主意。徐炳坤还没听完他的话就笑了。这位局长的上眼皮过长，他一笑起来不是抬眼皮，而是耷拉眼皮，黑眼球都被眼皮遮住，眼睛里只留下一对白眼珠，怪里怪气的叫人不舒服。但他可以叫人信赖，这是个精明的、会办事的人。他也不免对那两个局长埋怨了几句，然后自告奋勇要陪副部长下去，他也想趁此机会现身说法，好好劝劝副部长，脾气不要太耿直，对一些无关大局的生活问题、作风问题，能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就行了。由于副部长办事可钉可铆，现在搞的上下级之间关系有点别扭，和有些部委、省市的关系也有些紧张。再不改变，路就越走越窄了！徐炳坤还真是从全部的利益出发，一片好心替应丰着想，颇有点仗义执言，拼死一谏的劲

头。计是一条好计，周秘书也早希望有个人能劝劝应丰，但心里总不踏实，就找个借口也跟来了。

这三个相对无言的乘客呀，连列车员看着他们都觉着难受。

“嘎嗒嗒、嘎嗒嗒……”特别快车均匀而有节奏地磨擦着轨道。车窗的双层玻璃都放了下来，在车窗外掠过的是一片光秃秃的原野。时令正值深冬。

应丰收起腿，躺下了。

“嘎嗒嗒、嘎嗒嗒……”

“爸爸，您往后别再干这种羊群出骆驼的事啦！现在还搞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这一套，没人买账了。您还觉着自己傻不错呢，可是这次您下去为什么没人跟着？害得老周不得不亲自拉上个徐局长陪您下去。”一向说话尖刻的小女儿道出了真情，应丰心头一震。部里的事她全知道，是从哪儿打听来的？“您正派，清高，不搞歪门邪道，不搞特权。可这是自讨苦吃，到最后还得碰个头破血流，把自己搞成了孤家寡人。人家跟着别的部长下去，到哪儿都是好吃好喝好待承，跟着您下去却象个苦行僧。您不想想，现在是20世纪80年代，是人类进入了追求物质享受的时代，谁还愿意陪着您去当和尚？”

应丰猛然用手搓了几把脸，他从卧铺上坐起来。但尽力克制住自己，装出一副不动声色的样子，把脸扭向窗户，不让徐炳坤和老周看见自己的脸色。

昨天晚上发电票，也许是票有富裕，司机背着应丰多要了两张，送给应丰的老伴和小女儿。每次发票，应丰只拿两张，自己要一张，给司机一张。当他准备乘车去看电影的时候，见老伴和小女儿也在车里坐着，他绷着脸硬叫她们出

来。老伴知道老头子的脾气，顺从地跳下汽车。小女儿却撒娇耍赖地不挪地方，应丰硬是铁青着脸把女儿拽出来了，司机说情也无效。坐一个人要跑一趟，坐三个人也是跑一趟，这岂不太死板了。小女儿一赌气把电影票全撕了。等应丰看完电影回来，女儿却不饶了，明知他心情不好，明知他第二天还要出差，却缠住他没完没了地展开了思想攻势。

车窗外是一片片光秃的土地，偶尔能看到一些社员在田里冬耕，在应丰的眼前旋转着向后退去。他昨天夜里叫女儿搅得没有睡好觉，他看着车窗外旋转的大地，眼睛发花，头也开始晕眩。他只好又躺下，闭住眼睛。

“嘎嗒嗒、嘎嗒嗒……”列车在高速奔驰。

半月前，应丰就看过G省几个大工厂写来的报告，最近又连续接到他们的告急电报。由于国家经济调整，开展市场调节，G省省委为了保护本省利益，管工业的书记海保深提出让大厂给赔钱的小厂贴补，下令几个大工厂转产，什么能赚钱就搞什么，要叫大厂养全省。这几个厂在业务上归部里领导，党政关系在地方，产值利润归地方。由于这种双重领导，都管也都不管，对自己有利就管，没利就不管，多少年来一直扯皮。现在一搞竞争，矛盾更尖锐了。但县官不如现管，那几个工厂要真的转了产，事情就麻烦了！应丰一接到报告就想下去，摸清情况，和当地省委研究出解决办法。但是被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缠住，一拖就是半个月。这是些什么事呢？宿舍大楼盖好了，决定分配方案。应丰认为这是小事，想速战速决，不分级别，根据人口合理分配。这个图省事的办法在部党组会上就没通过。部、局、处三级干部都要适当照顾。照顾多少才算适当？就光是这个方案，讨论一次又一次，迟迟定不下来。而且房子问题直接牵涉到应丰。地

震以后，他把自己的房子腾出两间，让给了两个普通干部。谁知那两个干部一住上就不走了。现在提出每人非要一个三间一套的单元不可。他们知道为了照顾部长，一定也会答应他们的要求，给不了三间，至少也会给两间。应丰发了脾气，他拍板定案，不分干部级别，按人口平均分配，那两个人占的房他不要了，随他们的便！

“嘎嗒嗒，嘎嗒嗒……”

徐炳坤瞟一眼副部长，冲着周秘书努努嘴：

“睡着了。”

周秘书赶紧朝他摆摆手，示意他不要说话，副部长并未睡着。

应丰果然翻了一个身，让脸朝里：

“我在他们眼里真象女儿说的那样讨厌？他们都是具有相当级别的干部，我着急的事他们就不着急？”

“多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人，而人的形式和内容是随着不同的时代而变化的。现在只有您是例外，您的变化和时代是逆转的。地震以后，高级干部有几个象您似的让出了自己的房子？结果又怎么样呢？谁说您好？当初让的时候大家鼓掌，现在想把房子收回，人家就该骂你了，请神容易送神难，好心不见得会有好报。这些人生处世的道理，难道还需要女儿教给爸爸吗？雷锋是63年战士的典型，历史已经到了79年，更何况当初想树雷锋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想给自己找个生活的样板。您到了这般年纪，处在这样的地位，却想起学雷锋做好事来了，把自己搞得很狼狈，把亲属朋友、下级干部搞得很尴尬。上个月，浙江给您寄来一筐桔子，已经烂了不少，您非叫老周再原封不动地退回去。那筐桔子再回到浙江的时候，还不变成了桔子酱，人家的好心好意落个这结果，会怎

么说您？还有呢，去年你们到南方去开会，是你们部里的人主动找关系提要求，每人可以买两瓶‘狼酒’，特意也给您留出两瓶。你却大发脾气，非叫人把酒退回去。大家只好瞒住您，连您那两瓶也给分了。看看您这位部长当了个什么角色？”

“他们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应丰突然从卧铺上又坐起来，他异常烦躁。

徐局长和老周吓了一跳，赶紧问：“应部长，您不舒服吗？”

“啊，不，不！”应丰又躺下了，只好又闭上眼，他无比愤怒，他真想有机会把处长以上的干部召集起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应该提醒大家都检点一点吧！为这些事我们的党挨骂还少吗？别干这因小失大的蠢事啦，两瓶酒，值了几个钱？多要一套房子又能舒服到哪里去？即便盖幢别墅，你还能带到棺材里去？现在所以人心不齐，领导在台上磨破了嘴，群众心里有一定之规，这是为什么？决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穷！我们现在穷，还能穷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还能穷过三年困难时期？那时候为什么群众能和我们一块勒紧裤腰带，同心同德？因为我们和群众同甘共苦。过穷日子，只有同甘共苦，才能同心同德。我们当领导的连这点头脑还没有？非要把自己搞臭了不可吗？可是，搞臭了的似乎倒是我。难道现在当一个正派人比封建时代当个清官还难！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丫头，倒比她老子更世故，更油滑，时代真是变了，历史真他妈的要逆转了！

“历史也有盛有衰，人生就是一切，只应当追求实际。将现代关系学的全部秘诀归结为一句话：善于求人，善于使人。群众也替你们这些当头的总结了三句话：权力不使，过

期作废，不捞白不捞……”

“你给我住嘴！你还编成格言了！”应丰突然睁开眼。再这样闭着眼躺下去就会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和女儿的辩论。他头疼得厉害，又气又伤心。更使他着恼的是无法向人发泄心中的闷气，他本来可以同自己的秘书和徐炳坤谈谈这件事，但是这两个人能理解自己吗？他本来对老周是非常信任的，可是现在连自己的女儿不是对自己都不了解吗！这几年，他对小女儿是多么信任，多么宠爱。他下班回来或是休息的日子，喜欢和小女儿下棋谈心，不愿意对别人讲的心事，却可以对女儿讲。他还喜欢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听小女儿给他念小说。这一切对于已经进入晚年的他，是一种多么美妙和不可少的享受。但这一切今后都不会再有了，他的心被女儿深深地伤害了。难道真是自己老朽了，固执，死板，跟不上这个时代了？不，可怕的正是自己并没有错，而女儿似乎也不错。她小小年纪，大学还没有毕业，应该是纯洁，天真，有几分孩子气和书生气，但这一切她没有，却有一个苍白而又可怕的世界观。在女儿面前，他反倒显得纯洁天真得可笑，身上还有一股愚蠢的书生气。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颠倒！

应丰觉得在卧铺间憋闷得难受，他不顾秘书和徐局长惊疑的目光，走出卧铺间，来到两个车厢连接的地方，散散步，透透风。

“嘎嗒嗒，嘎嗒嗒。”列车的速度又加快了。窗外渐渐有了绿色。车越往南，绿色越深。

徐炳坤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和周秘书闲扯，但眼睛却老是瞄着应丰。他几次想请示一下副部长，下车后打算怎么办？先去厂还是先去省委？和那个海保深怎么交涉？但他几次话

到嘴边，一看应丰的脸色又咽回去了。他对什么人说话都不怄头，包括在有些会议上直接向副总理汇报工作也从不打顿儿。唯独和自己这位顶头上司说话，特别是说这种如何搞关系、如何将公事私办、将私事公办才能有效率的话，却使徐局长心里有点发毛。徐炳坤终于没有找到机会把准备好的话说出口。

第二天上午，他们下了火车。想不到省委书记海保深竟派自己的车到车站来接应丰，还在省里最好的宾馆为他们安排好了住处。

应丰本想立刻去工厂，住到工厂招待所里去，徐炳坤却站到前边，对海保深的秘书又是握手，又是寒暄，象应丰的“副官”一样大包大揽地答应下来，替副部长打开了海保深专车的车门，应丰也不得不上了。

徐炳坤自有他的道理。他下车后一见海保深主动派车来迎接，心里就有底了。对海保深的为人他早有耳闻，这一下更摸住了这位省委书记的心思。这位海书记很有魄力，为了本省利益出的点子不少，也敢谈敢做；但手腕灵活，通情达理。省和部是平级，但是应丰的资历比他老，手里掌握着一个庞大而又十分重要的部，在中央说话上的分量也比他重。他不想和这个有声威的副部长硬顶，得罪了这样的人物能有什么好处！徐炳坤甚至已经猜到了海保深下令让几个大厂转产的动机了，他不会不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他不过是以此相要挟，趁机向部里提条件，为自己的省要点钱，要点机器设备。这还不好办？反正肉烂在锅里，谁也吃不了什么亏。徐炳坤已经预见到，这次出差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而且时间不会拖得太长。他上车后先问司机：“你们这儿哪个饭店最高级？”